

无忧无虑似天国

——《吉檀迦利》赏析

◎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治益)

摘 要：《吉檀迦利》集中体现了泰戈尔神秘独特的宗教哲学思想，也表现了一个伟大诗人自由地描绘其创造性心灵中所呈现的神奇景象的艺术功力。《吉檀迦利》35首更集中反映了诗人积极入世的世界观。在这首诗里，“梵我合一”的理想境界以非常朴素又充满想象的诗句表现出来，并与诗人对印度未来强烈热切的希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诗中不仅表现了诗人爱祖国、爱人类的进步思想，更表现了诗人不断追求、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

关键词：泰戈尔；《吉檀迦利》；“梵我合一”；赏析

—

抒情哲理诗集《吉檀迦利》选录了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创作于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之后至第二次民族独立运动之前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诗歌作品。有意思的是，它既不是用印度的民族语言写成，也不是诗人的首度创作。它是泰戈尔有感于古老印度文学的陌生于世界而从原孟加拉文的宗教格律诗集《祭品集》、《献歌集》、《渡口集》中选出来译成英文散文诗的，当时曾轰动了欧美文坛，这本来来自神秘古国伟大诗人的深邃迷人的诗集让千百万西方人为之惊叹，为之折服。泰戈尔由此毫无疑问地摘取了191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当时的评委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在《颁奖词》中曾这样鞭辟入里地评价这部作品：“其特点为思想的极大深度”^[1]，是呈现“灵魂对永恒的渴望”^[1]而又“充满诗意的思想”^[2]的清新、优美的诗歌。

二

确实，《吉檀迦利》集中体现了泰戈尔神秘独特而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学思想，也表现了一个伟大诗人自由地描绘其创造性心灵中所呈现的神奇景象的艺术功力。诗集《吉檀迦利》题目的含义就是“歌之献”（即通俗认为的“献歌”），诗歌是献给诗人心目中最高神灵“梵”的。诗集中，泰戈尔多次明确表达了要把诗歌献给那给他“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的强烈愿望。《吉檀迦利》105首通篇表达了诗人追求与神合而为一过程中强烈的情感变化，这种感情的曲折在诗歌中明显地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表现诗人日夜盼望和神相会、和神结合的急切心情，如《吉檀迦利》第3首，诗人叹息“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声声音”；二是表现诗人虽然追求和神相会、和神结合但难以达到的痛苦心情，如《吉檀迦利》第10首，诗人发出了“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3]的痛苦呼喊；三是表现诗人经过顽强追求终于达到和神相会、和神结合的欢悦心情，如《吉檀迦利》第12首、35首，泰戈尔描写了与神结合的完美情景，表达了与神合而为一的极度喜悦与欣慰，“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在自然中寻找神性，积极追求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这就是泰戈尔式的极具“泛神论”色彩的宗教哲学。泰戈尔汲取并发展了印度古代从《吠陀》到《奥义书》中“梵我同一”的思想，把“梵”看成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和最高实在，认为万有同源，皆出于“梵”；万有一如，皆归于“梵”。作为宇宙主宰的“梵”和作为个体灵魂的“我”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也就是季羡林先生指出的“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他无论观察什么东西，谈论什么问题，都是从和谐与协调出发。”^[4]《吉檀迦利》正表现了诗人对与神合而为一的和谐协调关系的强烈愿望。诗集中，诗人这种追求的具体情景虽然是模糊的、神秘的，但他的信念绝不是

飘渺的、虚无的，泰戈尔坚信这种和谐美好的世界一定会到来。这既是因为“泰戈尔认为宇宙的本质在于统一，任何对立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和谐的，和谐与统一是事物之间的绝对关系，矛盾和对立是暂时的、易逝的和相对的关系”^[5]，更是因为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之外，而是根植于印度的现实土壤，与他对人间理想社会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泰戈尔并不是一个想脱离人间社会，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的宗教狂，而是一个十分热爱自己祖国，强烈关心人民命运的伟大艺术家。因此，《吉檀迦利》105首反复表现了诗人对印度现实社会的极度关注和对未来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这种关注与追求在诗集中也可以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诗人在歌唱与神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总是在诗中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印度未来的希望。如《吉檀迦利》第35首就明确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二是泰戈尔心目中的神——“梵”并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甚至是落脚在穷苦大众中间。如《吉檀迦利》第10首、第11首中，诗人称他的神“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神是和农夫、工人在一起，“衣袍上蒙着尘土”。三是泰戈尔主张执着于现实生活，反对离开现实寻求超脱。我们从《吉檀迦利》第10首、第11首中，泰戈尔让他心目中的神与“最贫最贱最失所”的大众在一起，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诗人的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印度教中传统的追求解脱的苦行苦修，泰戈尔是持坚决的反对态度的，认为这是一种消极遁世的世界观，是不足取的。

三

《吉檀迦利》35首是诗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诗歌，它集中反映了诗人泰戈尔积极入世的世界观。在这首诗里，“梵我合一”的理想境界以非常朴素而又充满想象的诗句表现出来，并与诗人对印度未来强烈热切的希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诗中不仅表现了诗人爱祖国、爱人类的进步思想感情，更表现了诗人不断追求、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它反映的是现实的内容，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吉檀迦利》35首：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的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诗篇以泰戈尔那特有的饱含激情而又质朴的语言直接向阅读接受者展现了一个理想的境界，打动着人们渴望真理与完美的心。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诗人笔下的理想之境完全是一个自由的王国，人类的乐园：那里的人是自由的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他们不为一切世俗虚伪的陈规陋习所束缚；那里的人又是高尚的人——人格完美，心灵宽广——他们不会被现世的物质利欲所支配；那里人人向往知识，渴求真理，没有罪恶，没有欺诈，更没有宗派的斗争；那里又是一个淳朴的大同世界，没有疆域，人人互爱，心灵相通，人们探求人生的真谛，渴望与神结合。总之，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自由完美的国度。诗人对理想世界的极度渲染，正反映了泰戈尔内心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对个性解放的不懈追求，要摆脱一切旧的封建的陈规陋习有形无形的禁锢束缚，而这正是时代精神的彰显。二十世纪初叶，深受奴役摧残的印度人民在新世纪自由民主的空气熏染下，不断起来反抗暴君，要求自由，多次声讨殖民主义者，谋求独立。人民积极正义的行动正是为了拥有一个幸福自由的美好家园。并且，泰戈尔表现对理想世界的渴求，描绘得又是如此美好，也正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而越是充满向往、激情地描摹理想境界，越是对比出现实社会的黑暗、污秽：教派的斗争，丑陋的习俗，英人的统治，本国的暴君……所有一切的一切，诗中虽然没有正面的描绘，但是人们已经可以通过诗句直接感受出来。特别在诗歌

的最后一句，诗人禁不住心潮澎湃，大声疾呼：“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如果说前面诗句的描绘还只是含蓄透示对现实不满的话，那么诗歌的最后一句则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诗人胸中郁积的块垒，表现了对不觉醒的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改造现实的急切心愿。那么，改造现实的路在哪里？四顾寰宇，诗人茫然，没有可靠的力量，看不到坚定的精神，伟大的理想有时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泰戈尔只能向他的“神”呼吁求助，以此来寄托伟大的理想，安慰彷徨的精神。

那么，泰戈尔的“神”又是谁呢？他在哪里？对此，泰戈尔自己也多次表示过他并不清楚他的“神”到底指什么，如有一次圣地尼克坦的一个年轻教师直接问泰戈尔是否相信他自己反复谈到的“神”，泰戈尔的回答是：“不相信，我只能说，只有当我沉浸于一首新歌里时，我格外深刻地和亲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6]。在回答人们对《心声集》爱情诗的疑问时，泰戈尔又说：“《心声集》中的诗歌的情人完全是心灵的情人。这是我第一个不明确、不完全神的形象，难道我将来能够完善它吗？”^[6]等等。这些回答当然只是诗人的自谦，它并不代表泰戈尔对神的呼吁只是痴人说梦。恰恰相反，正如前面所述，诗人所追求的“神”的具体形态虽然是模糊的、神秘的，但他的信念绝不是飘渺的、虚无的，他坚信他的“神”的存在与永恒，坚信和谐美好的现实社会一定会到来。这在泰戈尔的很多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如《心声集》，如《邮局》，等等。到创作《吉檀迦利》时，泰戈尔心目中的神比以前诗歌中的神更加清晰、更加完善了。关于《吉檀迦利》中的神，金克木先生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泰戈尔的‘上帝’、‘神’是‘最上的人’（他用的这个词应是古词‘最上我’），就是那个‘人格’或‘人心’、‘人性’等等，其实无非是指人的感情。”^[7]《吉檀迦利》“这本诗集透露出他的思想感情的中心是，在分歧中求统一，在对立中求谐和，企求以人的感情来创造艺术，解决世间的矛盾”^[7]因此，泰戈尔的“神”既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伊斯兰教的安拉、佛教的佛陀、印度教的梵。宗教中的神都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而诗人笔下的“神”是真实的，不是抽象的；是有情感的实在，而不是僵死的偶像。泰戈尔的“神”不是远在上天，也不是只在庙里，而是在我们的家里，在现实生活之中，在穷苦大众之间，这个“神”是有灵有肉、生动可感的，也是充满爱的，“爱是神的实质”^[8]。同时，泰戈尔笔下的“神”与西方泛神论哲学家笔下的“神”也是貌合神离，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比如斯宾诺莎等的“神”只是自然实体，人的本性是为了更好地求得个人利益，所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高于自然的征服者。而在泰戈尔看来人与自然是和谐一致的关系，更因为有着关心现实社会的先进思想，泰戈尔同情穷苦大众，憎恨暴君与殖民主义者，所以他既不可能向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呼吁求救，也不可能只关注自然实体，更不可能渴望与那样的“神”结合。平易近人是泰戈尔笔下的“神”的最大特色，神与人民大众在一起，不幸的人可以向他倾诉心中的烦恼不平。因此，这个“天父”——“神”是诗人用来表达理想的一种手段，“神”中寄托着泰戈尔人道主义的理想，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与真理的象征，这也正是诗人自己在诗里形象地倾诉过的：“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吉檀迦利》35首在艺术上也是十分成功的，有如进入自由的王国，可以见出泰戈尔作为诗人的卓越的艺术功力。

首先，诗歌既充满哲理又高度感性。诗中在描绘与神结合的理想境界时，诗人总是饱蘸浓情，语出肺腑，表达了对完美世界的极度向往，对人生道路的深刻探索。抒情与哲理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其次，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带着泰戈尔式的浪漫情怀。那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毕竟是泰戈尔的美好愿望，对照印度现实，尚带有些许“世外桃源”式的幻想性质。因此诗中所描绘的理想世界虽然十分明朗、真切可感，但从本质上说还是模糊朦胧的，犹如隔雾观花。并且，诗歌最后向“神”求助，渴望与“神”合而为一，也使诗歌具有神秘虚无的倾向。但这与真切可感又不矛盾，因为诗人自己也不知道这理性世界究竟如何，他只是描摹了自己心中那明确又模糊的境界而已，因而使诗歌带有一种泰戈尔式的独特的浪漫色调。

再次，诗歌语言清新朴素又充满浪漫想象，显现了一种奇异的艺术效果。综观泰戈尔的诗歌，清新朴素是其最大的特色，《吉檀迦利》35首中，没有华丽的词语，没有夸饰的情感，句句犹如白话，却有独特的艺术效果，能使读者有如进入一个自由美好的乐园。同时，泰戈尔又十分善于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插上想象的翅膀，让它们在美好的乐园里自由地飞翔、驰骋。

最后，诗歌还运用了暗中对照、重叠复唱等多种艺术手法，增强了作品表现力。诗人描写的理想世界是那么的美好，其实它是针对着现实的黑暗、污秽来写的，于是在艺术上形成了一种暗中对照的效果，增大了诗作的艺术容量。连续七个“在那里”的重叠复唱的排比句式，既使诗人的强烈感情犹如排山倒海，不可遏止，也使散文诗在韵律上谐和优美，具有一种内在的节律感。

参考文献：

- [1] 陈映真．哈拉德·雅恩《颁奖词》[A]．《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8卷[C]．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5．
- [2] 陈映真．《获奖评语》[A]．《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8卷[C]．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
- [3] 《泰戈尔作品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1-172．
- [4] 季慕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J]．社会科学战线，1981，2．
- [5] 季慕林．《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A]．《东方文化集成》[C]．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29．
- [6] 张朝柯．《诗人的宗教不是宗教》[A]．《印度文学研究集刊》[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5．
- [7] 金克木．印度文化合论——《梵竺庐集》补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42-48．
- [8] 《泰戈尔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2-103．